

石堂集

終 二十一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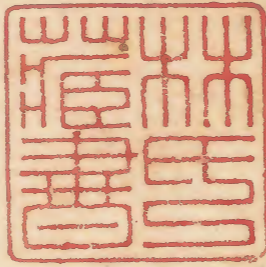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	一七	二七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三六	一〇	二七	漢書
函	冊	架	類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10275
冊數	10 (10)
函號	316 11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一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絕句七言

詠史

蜀先主 一十二首

兩得徐州不自由中原應不戀炎劉孫曹袁呂非

賊五采龍文在益州中平五年侍中劉焉言益州有天子氣不知其為先主也

白頭上峽歷群蠻展轉亡張又失關取得益州竟何

益不如賣履看人間老而後跨荆益天也早得十年則可現矣備少孤貧与母販履

崇為

北後南走若窮猿極目蒼梧歆斷鬼如許英雄不成

事止緣的是靖王孫漢末群雄各得一州而又有際

布手足初得徐州而為表術呂布所害再得徐州

而為曹操所苦許下鄴中孤軍匹馬汝南新野寸

地尺天當陽危急欲走蒼梧油口卑微僅分南岸

未年急計不得已取璋有益士鞬翔而老矣豈

非天厭漢哉使玄德非洪子孫而別為一姓則其

驅馳天下不應若是多魔矣豈惟先主關張諸葛

亦為漢所累矣司馬公乃不信其為中山靖王之

後豈以諸葛委身不節於盜名冒姓之人哉

徐元直去馬超來顧惜三綱又愛才道御英雄無不

可豫州翻向益州來以徐庶為母而听其婦此惜三

妻皆用以為平西將軍愛才也

表渙當年死亦甘雲長平昔竟何貪劉巴項領剛如

然也用隨群拜武擔先主得人心處良不可窺諸葛

子龍之勇顛沛患難孤窮衰弱依依不去若十哲

之於仲尼也黃權阻隔而不忘袁渙羈縻而取之

蓋高帝之所不能者也

荆楚留連似失時涪城歡飲類狐疑軍中劉擘誇言

語豈識英雄為義遲陶謙死不敢受徐州用孔文奉

操不以告荀或勸攻琮而崔劉表託孤之義不忍

取之將其衆去操軍迫近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衆

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或勸宜速行取江陵而以人

人依七不忍舍去日行千里幾至危殆法正東來

涪城劉璋來會張松用法正士元勸於會間取璋可

坐得益州不從其言與章飲百餘日彼此無疑

在葭萌士元龍陳三策以徑襲成都為上誘執

關頭為次還退白帝城連引荆州徐還蓋之為下

不得已從其中計凡此皆劉擘之所謂遲然聞司

不遠來

二

九百三

馬徽徐庶之言請隆中片語斷金若决江河謂之
遲不可也遲於利而不遲於義乃所謂敏耳郭如
謂袁紹遲而多疑當矣劉曄謂
玄德有度而遲不知玄德者也

養虎荆州歲欲闌一家豚大不勝安振振公族麟之

角妄作山林猛獸看先主以建安六年奔荆州至十

為表上賓表之能與劉璋但老少異耳先主客居
其士表既安亦無畏既分之席復托之孤劉表
無藉狡龍之慮而周瑜乃有養虎之患蓋喻不知
義必敬逐之故為是言然以玄德孔明閑張之才
而無方尺之地喻
若不死得高枕乎

如流歲月幾沾襟侍立霜嚴劇苦心說與劉璋無怨

怒有人驅虎入山林先主失信吳使之也孫權不
周瑜與玄德同心治操則孫以

吳劉以荆協規北向何暇入蜀惟權不知所擇互
相疑忌使玄德以垂老之年北迫於操東迫於吳

在公安如執蒺藜故思寬開之
舊處又值法正之來而遂西矣

少年白帝死如生但為雲長也自榮龍虎已分南北

路英雄無計與年爭魏亭之役當深原其情失荆州
未害孫權為賊已甚不可忍也

况開羽稠人待立患難相從之義乎蓋不忘荆州
而知孔明足辨北方何惜東行為羽報仇此玄德
之心也既敗遂駐兵養力陸遜心力已疲孫權
臨難失守玄德待數年不死荆州詎可知乎

平生信義滿乾坤曾弔諸侯未返冤吕布來特梟送

洛不應投許又投表布為董卓發諸陵罪大矣且凶
賊反覆不可與同如當其來奔

徐時當陳大義以斬之與居二年
卒受其害東西南北實始於此

西行不與本心符西負劉璋東負吳漢業此時如累

郊天公先與殺周瑜玄德初入蜀孫權已怒其背信
遣船取孫夫人以去示欲絕之

石堂卷

三

三

矣是時瑜在玄德西行瑜必裂其後劉璋未降蜀人未附孤軍踣蹙深客入境瑜死殆天意也又幸魯肅亦繼瑜深愛劉葛故得從容入蜀而孔明翼德子龍亦繼西上不然關羽不能動心忍性瑜復挽害其間荆蜀兩皆不保也

曹操亡年德劇衰孫權晚節亂如絲豫州幸自無頗

辟亦為區區怒費詩建安十八年操立為魏公殺皇

諸人殺尚書崔琰收毛玠付欲下儀司直常冕與金搗共起兵討之不克死二十四年為趙雲所敗失漢中殺楊脩關羽收襄陽殺于禁死德操死弟帝迂都避之二十五年卒後主建興七年孫權稱兵浮海求夷壘二洲亡卒十八年徙虞翻於蒼桐遣使之遼東求馬為人所俘十一年遣使將兵賁瑒寶拜公孫淵為燕王斬其使獻首於魏時年六十夏自將攻新城為蒲旆所敗十二年自伐魏

無功延熙元年呂壹作威福伏誅遣人告諸大將四年伐魏無功太子登卒五年立子和為太子蜀主楊竺全寄諸太子及其母王夫人憂死太子宥日衰陸遜切諫權不悅遜甥崔譚諫徙交州遜被責憤恚卒太子傅吳粲請使魯王鎮夏口出揚竺等怒殺之十三年疾和殺伯殺將軍朱攸族誅陳正陳象杖尚書僕晃一百立子亮為太子母潘氏為皇后十五年復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四月卒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取漢中自立為漢中王辛丑年蜀中傳獻帝被害羣下共勸上尊號費詩諫勿稱王不悅左遷之遂即帝位於武擔之南

諸葛孔明八首

不憑潼華驅曹馬試出褒斜馘郤雙深念永安枕前

語橫行河洛又臨江是事執一失成敗霄壤街亭之戰

後卒筭無遺策出不再入矣馬謖不遠節度七年而而削平取陝右蕪涼州卒三秦蔣琬出居關中為

蕭何而孔明為漢收三河矣魏地狃大成敗未可知然孔明扼涼雍以歸天下豪傑雲合經營數年非曹叡司馬懿之所能禦也馬謖一敗魏人懲創因陳倉堅閉關懿使孔南明已死矣或曰街亭之去斜谷及去斜谷營渭南已死矣或曰街亭之能卒事乎曰先主既殂孔明在蜀寂然無聞者六年此李牧取胡之計也出次漢中而魏人從以夏侯惇鎮關中不以為意孔明一出而三郡響應姜維繼至曹真張郃方在擾擾之間一勝則破竹矣其規畫布置已如錦信先定於胸中不幸不察先主痼終之言用謬為督一敗而返事上反覆終始非謂孔明之過不可也大槩街亭一出易於後來之四出後街亭則事可知矣

褒斜邸閣可一飯河渭安流漕九州天乎馬謖又霖雨倍費心思作木牛漢中初出已為高帝韓信不復街亭而返窺關陔之計倍難於前始恃蔣琬李平賢運辛亥初山之出破郭進司馬懿殺張郃復自

龍驤虎視之勢矣李平以霖雨督運不繼仍復空還乃始息民休土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邸閣三年出屯渭南大事已去而天不祚漢矣

蒼蒼石穴五百里炎熱寒涼一漢家絳灌蕭韓同故道關張不共出褒斜先主孔明以蜀漢圖天下與高

同福一出故道遂不可制先主與關張死法皆死獨孔明將鷹狗數輩趙雲未幾亦死孔明未老天復奪之不然而以漢王蕭何張韓部署曹樊絳灌分出斜谷大敗豈司馬懿張郃曹真之所能禦哉曹操嘗謂漢中為天獄斜谷五百里為石穴

關羽不能當一面魏延何敢比淮陰流星只緩身徂落一木終能作鄧林屯田渭南時年五十四如郭淮豈得為許歷曹獻敢言如亞夫祁山再見伐崇

五

旅鳳鳥不來嗟已夫

飛羽凋零又秣歸邨金餘息孔明知春秋兩字誅千

古不用當年磔操丕三雀之恩魚水之情惟以死報

民務農講武人事无所不為而死生

軻死無傳直至今孔明曾一正人心拔刀斫石今猶

憤何況當年感激深孔明以道事君蜀漢遂為義國

其時諸葛瞻父子北地王湛開口守將傳會同日

面黑頭黃味似飴孔明伐賊妾蚕機生前桑柘八百

樹死後甘棠四十圍

関羽四首

巴山漢水本與劉諸葛才華備鄴留但得関髯師廣

武北州韓信在南州玄德礼賢下士忍辱懲忿有如

无所不悔當孤危無援之時以無人視天下使羽

能忍一時因孫權善意以女嫁孫登通和申其盟

好吕蒙虽有陰謀權當念魯肅言不遽面羽也孫

寢席羨杯幾載同不知玄德訪隆中吕蒙陸遜誠姦

賊消為孫登作婦翁

北人更欲生関羽猶倚糜芳信士仁曹操雄心懷白

馬董昭空自弄精神董昭教操露權袞羽之書於羽

軍先可全也疾解樊圍及蒙未至先還江陵則蒙

至尋陽而討左矣羽有生路自以強梁而墮復何

哉尤

羽血未乾蒙隕命蒙妻正哭妾分香天地有心誅漢

賊但逢數月取襄陽羽以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取襄陽圖樊十月呂蒙進兵江陵曹

操故樊十二月蒙獲羽斬之而蒙亦以是月死明年正月操歸自樊卒於洛陽然則開羽遲三四月

在江陵不動則事勢大異矣三人在同時死而羽獨先豈非命哉

龐士元

放虎山林計已非蛟龍雲雨意猶遲士元驥足思騰

踏盍在劉琮不告時劉璋遣法正迎劉備善意也先主魚所張松法正之謀然崔璋

善意未忍為不義孔明明於時亦未聞有說士元與以逆取勸之先主西上盤桓欲豫枕三年士元與

張法二人惟恐取璋不速日夜勸之稱得無過乎未不聽士元之於仁義如此鳳雛之稱得無過乎未

至成都死於流矢豈所謂趨利而嗽者欤要之先主不取劉琮為失機士元欲速而能於琮降曹操不以其功倍於取蜀矣程子曰取璋不義取琮可矣而其功倍於取蜀矣程子曰取璋不義取琮可矣先主自新野南奔時琮以弟奪兄以國予人却不知是時士元在何處

趙雲

子龍一身都是膽更有仁心并義肝士勸渠能和益

士百驚不動是人安

法正

崎嶇放虎事方新喜怒平生便見真誰是孔明西道

主敢將東客罪西人張松法正導先主取劉璋先主孔明西行特二人為之主爾初

得益州主客之勢方新尊卑之分未定故孝直乘時快恩忿而孔明亦未敢罪之從容教語輕重得

宜或者乃謂孔明以嚴治蜀而不能裁孝直之橫是未嘗觀史也

諸葛瞻

父自耕田母自桑受天命與漢同亡百年魏晉烟雲散千古隆中日月光

司馬宣王 五首

諸葛誕謀非是誕令狐愚計未為愚豺狼頸項何堪

抱千載猶悲誤託孤誕愚皆討司馬氏者或曰司馬師不念抱頭之托忍廢曹芳懿

不死當無是事曰閉城門殺曹彪抱諸王於膝其無君也甚矣使芳一旦赫怒抽戈擊懿豈復念抱頸時不為賈充成濟之急計哉師廢芳昭殺髦皆父之教也復何道

燕鵲寒巢不暫寧百年盜賊不曾停豺狼首領皆回

顧會見青衣立漢庭曹氏自亡故司馬懿得盜之然不善之殃無能道者故明帝不壽所以誅操之奸武帝沈酣所以發懿之毒燕巢鵲巢皆見高堂隆傳

蔣琬費禕亦如虎孫權天險據江湖曹年石馬來何

暮也畏平沙八陣圖鹵城渭南畏諸葛如畏虎亮死其所留以遺後之人亦終足以

禁其窺伺終身握兵南不敢窺孫權西不敢窺蜀其所籍以為盜竊之資者惟斬公孫淵而已張掖石馬七西晉七主之祥也諸葛亮死於青龍二年明年石馬出張掖蓋亮不死司馬懿無能成之理也

倫殺淮南炎殺攸天將造化馬為牛古來逆種并姦

息不問賢愚總是愁武帝本英主於齊王復相友愛不容斥死淮南王允為所殺

將士所畏服討趙王倫垂危笑避近為伏亂所殺天之於晉可見矣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此古人所以必欲以義得天下而後敢居也攸不死晉可安允成功晉不乱而天下不佑之蓋積不善之報當

然也洪範曰子孫其逢吉逢吉積善得
天子孫事皆邂逅於吉也不然反是

家門營立事方新已畜傾巢覆穴人出爾到頭終反

爾寡孤何用必隨身司馬師死司馬昭不肯住武昌

行必以郭太后及其主自隨皆懲除曹爽時郭太后在城中為已所奉曹芳在曹爽手幾從桓範言

恐復有為已所為故也荀顛賈充皆自昭時用事

曹操七首

橫槊南來氣吐霓北歸裁得景升兒誰言孟德烏林

日全似本初官渡時恐懼刻厲則以新集許下而破

萬之舟師使操用兵常如官渡時天下豈有雷行

處

揚旌北向顧南州牧馬東行向北愁亂世姦雄還自

嘆景升直與本初謀謀討呂布則懼袁紹亂其北馬

劉表張繡乘其後欲征劉備則懼袁紹表許欲擊

烏桓則懼劉備教劉表乘之使表紹劉表有孫策

豈非倖哉

無限英雄睨許都到頭倖免豈天乎平生邂逅都經

念曾識筆中許貢奴按講袁許者五而皆不成袁紹

天也策不死則許危而袁紹未敗

濮陽火裏又潼關幾度鯨牙虎口間銅雀臺前閑極

口驚魂猶繞白狼山諸葛出師表曰曹操智計殊絕

人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

初連逼於黎陽我敗桓山殆
死潼關然後為定一時爾

劉備孫權豈可忘南來舉趾遽揚揚劉琮脫用王威
計送死何須到武昌

遷都避羽豈男兒子翼私行更可悲四顧次且天獄

裏蚤如仲達鹵城時曹操一世之雄可在袁紹劉表

瑜關羽相遇則
勝負未可知矣

英姿蕭颯發劔刀除却無君事事高孟德文王能幾

許只爭謙退與矜豪沈姓明中央應變如流使其所
倚操之才一變至道矣惜其不

李無道義之士開
導遂為奸雄之歸

荀彧四首

亂離揀得一枝撻得路爭知却是迷曹操若逢諸葛

亮暮年當作漢征西曹操作西園校尉及屯酸棗時
其所志意未必不正如後來之

云云也曹世亂才長功大遂為奸人然其不殺
劉備脂胷亦衡畏也不殺徐翕毛暉厚待陳宮母

子開羽亡去不追義也陳琳辱其兄張繡殺其子
袁紹呂布諸將皆仇敵棄瑕收用無所留難知人

听言務本節儉思孔融而召之及被其戲侮十有
餘年而後殺之使文若始見即以道義輔之以文

若之才畧足使操征伐四克而復日聞道德之言
則以操之英决當知義重於利道德重於功名逆

亂之心老
死不殫矣

河濟太山猶是漢匆匆把作賊關中父知天下無劉

氏不料人間有孔融董卓亂後羣雄橫裂獻帝遠留
長安在賊手如孤雛是時文若

謂漢已亡故以高光事勸操及獻帝東歸天下
有推戴又勸曹操挾之此時文若非有死漢之心

然迂許之后政在曹氏堂陞不立文若金不忘大
義然始者交淺言深駟追不及歆遂從操而孔文
幸揚決正言於其間故依違去就立正邪之中十
有餘年一日董昭發議良心不滅率爾而對狼狽
以死君子不觀荀文若之顛布安知諸葛孔明
躬耕隆中不求聞達三崔而後委身之為貴哉
誰作留侯帷幄中殺賢可獨罪曹公拂衣慷慨無文
舉添得楊彪伴孔融曹操殺孔融荀文若豈可言不
知哉楊彪下獄時文若被髮纓
冠往救之文若喑鳴不能鳴僅與文若同羈滿寵
勿加拷掠而已若文若不能鳴僅與文若同羈滿寵
日而殺楊彪文若若愧負可知飲藥自殺良心未忘
終殺文若文若愧負可知飲藥自殺良心未忘
地下得見
文卒可

河岱諸人無一賢郵城戰格與雲連雲長翼德如文
若玄德翔翔早十年關羽張飛勇而不智劉備失徐
州亦羽飛二人不去守使二人

在下邳如文若在郵城使備不失徐如操不失亮
則事未可知要之曹操初興隨得荀彧程昱棗祗
董卓輩皆智士玄德創業僅有羽飛趙雲二勇
士及操已成天下死措手如始得孔明死法諸公
所以不同或曰呂布襲下邳出於不料操擣下邳
乘其未集也曰使荀彧與呂布同處豈肯信而不
虞操襲下邳方有袁紹之憂不能久也
使文若孔明守下邳其却之有餘矣

孫權

不信張昭未是奇賊來送死又何疑一生誦事欺孤
操操死猶臣不十不任賢使去以保江東孫權之才
忍於孫策之一言其策畧德義
皆在曹劉之下赤壁之勝非賴周瑜魯肅孔明
明操軍中疫作則操之來決非孫權所能辨劉備
人才道德照耀當時向使權用魯肅言與相倚角
孫以揚越規青徐劉以荆益取雍豫同心協力東
西俱進曹氏必不支矣二主分治豈非當時一快
事乃所周瑜呂蒙專與玄德為仇畏憚曹操乞降

勸進稱臣稽顙若臣僕然關羽圍樊于禁等沒孫
權等亦自東方此向曹操雖點何以為計操死之
後周瑜呂蒙死先有命於不劉倫未死受魏兵
畏劉備乃復稱臣乞命於不劉倫未死受魏兵
不敢與之絕及聞蜀使鄧芝之言始恃吳蜀解仇而
停事不之禮良由蜀使鄧芝之言始恃吳蜀解仇而
為意因與劉氏而同仇遂有孤立畏人之勢始焉
不為知所擇故其終無所倚藉人才凋落四雀茫然
泣以事曹不可惜也

周瑜

烏林僥倖數帆風便傍吳船向蜀中劉葛關張無寸
土肯容公瑾擅江東

魯肅

龍虎鷓鴣總可人當陽傾蓋便蘭金荊州尺寸都相

付始是當年子敬心劉表未死先主孔明共談草廬
之也事勢然也孔明求救於孫權云將軍能與豫
州協規同心必破操上破則荊吳之勢強吳足之形
成非張本也亦事勢然也表死孫權請破玄德當有
州明矣魯肅聞表死言於孫權請破玄德當有
表衆共治曹操是人心之所也孫劉相與周力
水軍三萬關羽與劉琦亦二萬也孫劉相與周力
孫氏又自救一勝之後便當使玄德主荊而周
瑜幸勝專功不惟不以荊州授玄德又欲由荊取
蜀進據襄陽是欲置玄德於死地也當是時
也周瑜為不遜而魯肅之心歎然於玄德矣幸而
遲留信羨隱忍不授然使周瑜不於玄德矣幸而
以劉葛關張之智勇亦必有以處之矣幸而
肅繼始勸權以荊州借備此子敬之實以乘赤壁之勝
者君臣之際其辭當然其意則實以乘赤壁之勝
遂與荆州於玄德為負也玄德之風肅所素欽當
陽相見加以孔明傾蓋交聯鑣東下遂勸孫權
一與肅議論當允詳悉肅之言者一時之大畧也
中與肅議論當允詳悉肅之言者一時之大畧也

五

王

也肅於此時必曰玄德君臣之才之美顛沛失所
誠為可惜故為孫氏謀臣而延心劉葛終始不忘
曰士元非孔明定交曰我子瑜友也言死統於玄德
孫州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及逐之肅
且孫氏人也惟不與羽絕且勸權以曹操尚在宜
也由此以書問肅肅以不足忘也推或不足忘者
也久矣羽恨孫權不諫每加无礼而肅常抚之豈
非受雲長之遂為曹公瑩之負故然乎不幸子敬
呂蒙繼之遂為曹氏之計成然則肅遲數年不死
漢羽之勢去而曹氏之福曹氏成否未可知也或
曰操走留徐晃曹仁守江陵周瑜程普攻之歲余
乃下其守取夷陵曹仁遣兵圍之瑜破之得解取
荆州者孫氏力也曰此周瑜之不遜也赤壁之役
苟以荆州授玄德曹仁徐晃見玄德孔明辨之有餘
矣豈獨周瑜為能乎玄德依然君臣寄寓如劉表
在日也新野時及刘琦死權始以備為荆州牧此

逼於天理人情之不能已也周瑜復火給之地瑜
之心直欲置玄德於死地而後已也曰關羽不死
豈孫氏之利乎曰玄德於死地而後已也孫氏不謀所
以害之則弟兄之國尔何不利之有周瑜寄寓於
虎之心也此事前輩皆未之考

呂蒙

劉葛無成痛古今白衣搖櫓弄何深呂蒙公瑾俱無
祿漢室猶閑造化心而呂蒙周瑜皆漢賊也周瑜歿年
年才四十而亡豈非孔明
先主之義猶簡在帝心乎

棗祗

千里無烟已十年一朝許洛翠秧田乾坤渠肯容曹
操聊為蒼生解倒懸曹操所以成者由毛玠勤脩耕
殖棗祗首建屯田州郡皆置田

操以植故重諸侯料禁况不仁
燕有怨於植乎魏之亡植罪為大

春華建安曹子建秋實西涼張繹之父事邢顒奴七

子黃初便作萬年期邢顒君子也而植惡之揚修丁

然父復以不弟失兄始與浮薄之人同處及其始
終如孤豚家國未幾亦覆入代詞人皆繆用其心

也者

費禕 二首

渭南營裏夜眠遲漢壽屯中醉裏碁亡蜀似緣才太

給不閑越次用陳祗諸葛亮以伊呂之才風只夜寐
費禕自知不及乃不廢博弈孟

觴以殺其身於故也越次用陳祗使與黃浩為奸
以亡其國蓋惑於祗之多藝謂與已同而不之察也

木牛流汗上青天漢火明知不可然誰識連峯攢劍

戰正虞天嗇孔明年

袁斜劍閣在孔明時良為害所
蔣琬費禕姜維時國之室也孔

明教養之後苟得平原廣
野無糧運之勞不可禦矣

姜維 二首

國小民勞事已非城狐不斬愈危機却屯已可擒鐘

會鄧艾無翎獨解飛

無德那堪力不任重閑如掌寇戎深幽明不係梟鍾

會猶有區區一片心

考維始終與殺鍾會無益維謀
殺會時密與帝書曰願陛下忍

數日之辱使社稷危而
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北地王 諶

何物譙周口似簧幾年漢帝手牽羊紛紛蜀土祠諸

葛香火曾分北地王

鄧艾 二首

劉葛元非百世讎綠崖攀木作猿猴瞻崇艾會誰芳

臭死國沉身各二頭蜀有亡之道而鍾鄧取蜀皆不

維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盡欲還而鄧艾竭死力

鑿山開道綠崖攀木忍飢寒歷冰雪踏危殆以袞

成都蜀魚亡而鄧氏亦繼之矣此用意大過之報

也蜀諸葛亮之國而司馬昭魏賊也而艾刻厉為

非取蜀之理矣滅吳不解誅宰詔拜假何須便不咨受任兩無曹與

馬檻車破了欲何之成都已降不待承制假拜而後

司馬昭遷肯以柄授人艾之在蜀本无他心不過

有功而驕不伏為司馬昭之役鍾會之下檻車請

洛不所將士追取則會已死艾至洛猶可自明

車已破則惟有反而已艾智勇士也卒於狼狽失

措以死由取舍去就

不預定於胸中故也

鍾會 二首

身在成都已孟津霎時飛首過函秦子房智勇裁如

此不悟誅秦滅項人

諸葛風流尚未休山川為斬鄧鍾頭至今青史憂吳

蜀莫把知人責夏侯鍾會何足為吳蜀之憂不過生

事而已夏侯霸之言未必然也中山王袞

老卒無多儘守藩更無毫髮罪堪言東堂斷手平生

足玉井蟾蜍朝任吐吞

明帝 四首

柳谷川西示討曹摩波井底見芳髦藩垣屏翰無方
尺何用凌霄百丈高

洵惟首二句言師殺芳昭殺髦天道報應之速
三句言失人心未句言明帝為千門万户之役

大和空國逐浮虛曾為蒼生一掃除曆數未容姦宄

得收曹卷馬二中書清談起正始亦由明帝不壽明
帝壽則無曹爽之擅无爽之擅

則无司馬懿之奪而諸葛誕鄧騭夏侯玄輩亦擅
斥不復起惟魏不得天使明帝方盛而亡刘放孫

資擅命曹爽何晏並起而司馬懿父
子因之得計蓋其所以得者非也

咸通昏主如桀紂青龍英君翻不如閔眅螽斯渾未

識鵲巢那得不鳩居奸色之君无子夫婦道乱无子
無子之國奸盜乘之古今之常

也明帝父子世無家法疎絕骨肉捨貴立賤椒房
之位卑於下陳妾媵上僭掖庭數千内政荒乱遂
以無子而成司馬氏之篡幼女淑之死恣情越禮
如唐懿宗一由曹操痛蒼舒之死歆与和原亡女
合葬啓之二以无男愛女故徇其欲以至於不可
制懿宗金不道然同昌公主已長適人明帝以喪
父母之礼施之未某月之
幼女是又懿宗之不如矣

高堂光禄心劉向未托孤前亦已知争柰九龍規太

大不堪淺薄武皇基明帝魏英主魏不末由明帝不
明帝魏英主魏不末由明帝不

无長世之道明帝又為千門万户之役以速其亡
明帝不死當念東阿之疏与高堂隆臨死之言土
木之役行將自止骨肉其時庶乎可望觀寢疾時
援曹宇大將軍以曹爽曹肇輔政可見也高堂隆
於魏群臣中最為忠賢考其本末与刘向如
人也事見青龍三年四年景初元年凡七節

楊脩

麓中是絹不能知妄把聰明察色絲五等人倫皆掃
地多文好學欲何為揚氏四世三公脩震玄孫謂楊
操而脩從之曹植浮薄丁儀側媚君子所遠而脩
操之勸操立幼教植奪嫡亂人父子兄弟之間如
鬼如蛇曹操幸而容之其能免於丁儀之誅乎

高堂隆

負土衣冠亂蒲園不知曹德是軒轅土山白盡忠臣
髮何似初來莫妄言高堂生忠臣賢士而以黃屯
於高堂生士德相震之說益後大自高徒長安鍾
簾囊馳承露盤於洛陽鈔銅人列司馬門黃龍鳳
鳳置內殿前起上山芳林園使公卿負土樹草木
捕禽獸其中乃復上書切諫至死猶拳匕焉忠則
忠矣母乃漲其源而塞其流乎曹操開基孰與黃
帝虞舜其父嵩為宦者曹騰養子未知其姓而高

堂生列之五帝吳蜀極天下之半曹氏方草菅其
民而高堂生遽以帝王曆數与之皆不孝之過也

曹爽二首

眼中鸞鳳悉豺梟一日翩翩忽滿朝死近天教為呂
祿罪深地不着良霄

四聰八達免官時仲達含香拜玉墀二鬼不來同整
谷未愁寡婦與孤兒明帝在日司馬懿東奔西走之

則曹宇以恭良矣宗室為大將軍必能守明帝之
政懿雖奸未必逞矣爽一得位何晏等彈冠而起
以死人視天下相翼為惡廷懿太后未寧宮懿
始含怒不發盤桓七年及廷懿太后未寧宮懿
始稱疾不視事又復二年而後誅之然則爽於受
命後苟能為善仲達父子豈遽有不軌之心哉
管輅謂劉賜為鬼噪何晏為鬼幽愚謂清談之士
如竹林諸矣及王戎畢卓王澄山簡謝鯤王衍謝

方殷浩輩皆然惟謝安志猶足以帥其氣耳

何晏

羅襦帝子本同生故把玄談亂濁清粉面青蠅麾不去到頭白黑自分明晏年四歲隨母遭亂為曹操所謂尚書駙馬都尉為此以此一事及正始間所為觀之蓋吾道之所不容者范甯謂其罪浮於桀紂而近世以其所解論語行天下是未嘗讀書也

桓範

和血淆骸赤洛陽綺䟽應共枕紅粧乾坤無地容何鄧何必昇尸赴許昌曹爽輩一時皆棄市矣桓範為魏司農與爽非有死生之義懿擅閉城門為死君範出就乘輿為得義而無所從朝服不離帝側則然

必不犯大義殺範今範出奔徒教爽挾天子以自活則是徒為爽謀非有從君之心觀範爽出遊與司馬懿將濟王凌子廣之言範黨於爽又笑與之俱死不亦宜乎

夏侯玄 二首

一日天誅正始餘百年曹馬兩丘墟景王似見銅駝
相究極根源殺太初正始諸公夏侯太初為彼善於此然為老莊之學而皆急於利外靜內燥則同也太初爽姑子與爽皆非將才乃相與代蜀以求功名何晏等如鬼域太初與為黨友晏等危於朝露太初不知也爽誅太初以爽故不得在勢位居常快快凡此皆非老莊之道也既以浮虛敗俗復以急利覆宗

十家血染市朝紅更漲餘波及李豐老子莊生真毒
手子元子上即而翁上家謂曹爽何晏鄧粲畢軌李勝丁謐桓範夏侯玄母丘儉諸

葛誕儉誕皆以与
玄善故起兵而敗

母丘儉

十萬強兵無一人義師翻得叛臣名奇功一夜歸人

手空使文鴛待到明當時司馬氏之徒如雲而淮南

欽畏司馬師如虎倉卒遇之莫知所為而以驍果

見爰於曹爽母丘儉何執子鴛年火勇冠三軍夜

斫司馬師營卒軍驚擾師病日突出忍痛齒被旬

日而死是夜欽不与鴛失期二隊並進師非預則獲

不止於閑東之岫矣師敗則魏軍氣沮欽軍氣倍

还与儉合以鴛居前胡遵諸葛誕如破竹耳青雲

良会一夕失之蓋母丘諸葛皆夏侯玄黨友大言

輕率卒大事不擇人而以虛声冀实效以司馬師

之沉鷲傳士基之智勇而鼓浮虛

輕躁之徒以從之驅羣羊以逐虎狼也

諸葛誕

義旗照日映淮流不為曹孤為夏侯麾下諸君底心

性海中五百又揚州母丘儉諸葛誕能一意為魏討

禍之心則虽死而光矣清談起漢末至正始轉為

清虛然夏侯玄嵇康諸葛誕枕有孔文卒之余夙

故誕死麾下數百人拱手就戮无降者至

晋初始一於浮虛無復嫉邪輕死之風矣

夏侯令女

諸公競起滅彝倫特立當年一女身盡付輕塵樓弱

草便從正始斷無人輕塵栖弱草此何晏卸賜諸人

淵藪夏侯令女居爽家壁立万仞不可轉移此天

命之性也魏晋不長政由於此何者五帝之統常

在天下不可滅也

嵇康

石堂卷

六

銅駝荆棘夜深深深尚想清談撼竹林南渡百年無雅
樂當年猶惜廣陵音渡江二郊无樂宗南唯有登歌而無二舞至宋文帝元嘉末南

郊始設登歌

嵇紹

佞舌如簧亂孝思竹林人物固猖披御衣炯炯嵇生
血不侶王生淚着枝

洵惟此以嵇紹之忠未及王哀之孝

王哀

正始頽波萬丈深卧水泣竹盡漂沉尚餘淚染無枝
樹撐拄乾坤直到今王祥為魏三公視其君如弁髦國如傳舍以馮道孟宗為吳光

祿勳當孫琳廢亮時孟宗為告太廟

阮籍二首

中道難行古已然東邊扶起又西邊一般等是墟人
國莫道三君與七賢刘伶阮籍昏酣遺落懲漢末清議之禍而反之然与去水入火

何異

截髮哀號孽婦前晋家無地亦無天當時阮籍丘中
骨擲向黄河尚帶羶清談威棄礼法起於何晏夏侯玄成於嵇阮故賈氏弑楊太后

卒朝安之

范粲

半生脚不踏晋土有翼還須飛上天好遣竹林諸放

達談莊說老寢車前

波流風靡之中如范粲者真砥柱也

司馬孚

心地終輸范粲安魚熊蕪得古今難永嘉陵墓温明

器得似安平素木棺

天命之性不滅故司馬氏有孚武氏有攸緒也攸緒不可及矣

司馬孚武平一次之賈模又次之朱金昱又次之皆易所謂中行獨復者也賜器事見本始八年

何曾 二首

君親忠孝豈殊途甲有方能罪乙無座上研研嗔阮

籍不知聯席是公間

司馬昭方无君安能罪阮籍之無親乎司隸校尉不問賈充獨

於座中面質阮籍斯亦不知類也

家國兇孫付五胡奉身恨不及齊奴君王但說平生

事政為諸公味遠面

司馬公曰何曾武帝偷情取

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宰相知為君流卒以驕奢亡族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為君之過而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曾曰食万錢子卻日食二万孫綏机羨汰侈尤甚綏為東海王越所殺及末嘉末何氏無遺種矣

王祥 二首

君王宮裏望安舒何啻慈親念鯉魚體認卧冰真意

思忍看成濟犯盜輿

王祥孝子也為魏司隸又為大尉居三公之位而於司馬昭之

廢弒若不見不聞者使閔魯二子當祥之時豈肯居祥之位不幸居祥之位豈忍即陵高貴之廢弒恬然晏然无所去就哉廢弒篡奪無所不安魏太尉晉太保死所不可與焉道如一人也蓋質美而不知孝行於家庭有余以於趙魏老而古人用人斷矣此孟公綽所以止於趙魏老而古人用人

柔文武之各有其所也

倒載山公即巨源清談安石勿與孫晉家禍亂深如

海半出咸熙太尉門王謝二家以清談與晉終始謝

致清遠四字皆晉人膏肓之疾也王祥為魏晉三公於國家大事大倫皆無所問而有理致清遠之

稱豈平君道堯舜而談夷惠乎未有道堯舜之言而安於篡弒之禍者王戎王衍王澄居高位食厚

祿禍亂危亡畧不經心唯終身為清遠之言豈非以太保正始之際為師乎或曰不拜司馬昭何如

曰此馬道受郭威拜之類也始四年皆從之與之抗禮固奸人之所樂也太始四年祥卒族孫戎嘆

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晉武帝 三首

杳杳羊車轉掖庭夕陽亭上北風腥紛紛羔羯趨河

洛為見深宮竹葉青石勒倚東門而嘯本非有天下之志掖庭乃人華林金谷有以

動其欬羨之心耳

斥出維垣令太師盡留群小鳳凰池爭知暗裏牽裾

子元是屠家揣肉兒荀勗所蠱二溺兩楊后之愛三

以皇孫適之慧也齊王攸忠矣友愛又有先帝先

后臨終之託用是擯逐斥絕以至於死然身後之

事皆出於不料適果賢猶未宮中擲戟又飛刀謝玖兢兢命若毛豈是君王輕社

稷天教熾業謝芳髦太子昏愚身後之事死一人可

伏又加以賈氏之兇悍此不

聖主而後以為快矣皇孫適可喜然賈氏舅姑

在殺人御戟無所懼一日得位適其不為如意謝

致其不為人報仇而奪其神明乎

南風為魏報仇而奪其神明乎

楊太后

醜短妍長熟用心國家持換郭槐金晉太一門姊妹

同傾晉餓死猶輕罪更深惠帝昏愚得不廢賈人

廢人皆揚太后姊妹功也賈氏之報當何如哉然賈

庶人得位一朝而滅楊氏幽辱其姑而弑之前日

主相類尤足以為母后徇私背公者之戒

塗山千載又関睢幾世天家共玉璽不友鳳凰池上

客全宗安用石函書魏揚玠上表与胡奮語揚駿之

也古姓姒姜近世陰馬未嘗有滅門者不原其所

以富貴驕人乘武帝荒淫挾勢用事交通請謂

斥勲舊又利太子之愚惡齊王攸之矣与荀悅

私共構似而逐之武帝臨終迷乱楊氏欲執禁中

後來無異乃恃石函藏表冀以免禍是灌葉

積薪揚風縱燎而特蹄涔之水以為安也

司馬攸

咫尺含章路不通桃符渾不記臨終青州政似恒三

代何用依依統勗中齊王攸懿親賢佐武帝友愛未

不祚晉也使彼能知變都督青州之命拜而受之

韶光潜德以為他日拯乱之謀夫豈不可然而晉

室无是福也要之攸虽矣而有礼然為賈充壻

不容遂憤怨以死亦非負荷重任有重耳之才者

其先國家而死亦未為不幸矣

羊祜

羊祜三首

群心争欲割公間愁殺凌雲醉老奴緩帶輕裘信滿

洒曾知晋事已如吳

太子昏愚賈妃亮悍帝心盡惑朝野咸知豈以羊祜張華杜預

而不聞乎衛雍而御床時內外已切齒賈氏而羊

也和在君側豈憂國愛君者之所能已乎道李不

明士不知大李之道晉武欲行喪禮叔子不佞陳

心內惑小人在側而亦不知蓋不知孝則皆昧本

而向末若羊叔子之類是也

尺鯉何曾到賈充太阿曾擬血王戎淚痕不到沉碑

上似為苞苴走路中枯預同謀伐吳祜在襄陽不附

不失其馳也杜預繼之數餉遺洛中貴要真其不

為害者詭遇之獲也由君子之道則雖不成平吳

之不為預矣

呂蒙江上槽猶羞曹操徐州血尚留千古渭濱并峴

首淚痕不逐谷陵收

諸葛亮渭南羊祜峴首皆庶几呼王者之師人才无古今道未

嘗不可行也

杜預二首

晉武良心獨未亡娼家瀆禮自多妨洛中冠蓋無多

日元凱春秋亦短長

晉武欲行喪禮良心也即位之初蔚然賢主善政嘉言可紀者

如以青麻代牛紉以橋前朝奢侈之俗立太子不

赦令太子拜師傳等事皆漢以來絕無而僅有者

既為賈充荀勗輩所盡猶能以鄭徽請罪皇甫陶

而免其官其心正也為其臣者當其敬行喪禮

之時遂其良心導之以古訓擴其心而充之

可量哉裴秀傳玄苟偷無識杜預春秋之卒亦為

和說以沮之使其良心不繼荒怠日生既終皇太

后喪而深遠之具晉室得非其道亂亡不義故有矣

父長深遠之具晉室得非其道亂亡不義故有矣

君而不生良佐始魚暫治終於大
亂此則創業垂統者之所當戒也

旄頭兩度第鈞陳黃色頗年闢孟春長曆春秋兩高
閣東南填淤正肥民

衛瓘二首

此座傾危不信人此身便合去朝廷凌雲莫道非真
醉直到身亡更未醒此座可借之言不得行則當為
保首領之計矣揚駿獨特疾禁
中乘帝迷亂改易近制私樹心腹勳舊疎斥不得
受命當此時奉身而退猶可全也惠帝既立賈
庶人得勢族揚駿弒太后无難者既床之怨去无
及乎不能正主匡朝復不知保身全節高枕而受
誅夷徒見富
貴之康人耳

拓拔枝柯幸少疎洛陽宮殿已為墟休論榮晦歸田

續忍讀金墉稽顙書

舞智以取節艾為杜預所笑又
以其術破弱鮮卑豈徒非中
制夷狄之道於晉魯何補焉此座可借豈如羊車
之充可憂不治內而治外不慮本而慮末政使鮮
卑無類東宮易人社稷之憂方深幸楊太后之廢
有心者以為人類將盡而晉室三公厚顏居位揚
駿既誅羣公受賈氏風旨廢太后所謂群公者非
太保雍寺乎就不與名亦難免於春秋之誅矣

張華四首

孫皓泥頭入洛陽後庭奪目萬紅粧銅駝北去還西

徙不怨荀馮怨杜張

吳可取也然張華杜預之計徒
以驕其君以益其疾耳故吳
當亡而晉之道不若山濤之言為太子昏愚賈充
荀勗馮統羊琇蠱惑左右楊駿楊眺兄弟濁亂朝
廷相與擠司馬攸而殺之此之不慮而誇取吳以
為功不亦愚乎吳平武帝遂驕於放逸沉溺後庭
選孫皓宮人五千入宮合為萬人神鑒日昏廢
政日廢社稷之憂日深聞言而不暇所有念而不

暇續也杜預張華非無耳無目者曾无片言以諫其君豈以內作色荒酣歌恒舞之不足以亡乎固將以孫皓宮女德色於其君矣

應是諸公愛阮咸所天亦把付清談張林若責金墉

后當日張華死更甘清談已來三綱久廢故張林詰張華但責其不死太子而不責

其不死太后真西山曰世之論華者皆曰成乾之諫不從而不去此其所以及禍也愚謂不然方楊

太后之廢也三綱五典於焉掃地華嘗諫矣而不見從於是時引身而去乃全進退之節華方安然

進君相位坐視楊后見弒而不能救逆天背理執甚于此孔子稱由求為具臣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姑猶可弒太子其不可廢乎故曰華之當去

在楊太后見廢之時不在愍懷見廢之日矣

孟觀孫秀尚同寅足了優游卒歲身牛斗豫章才尺

五中台何事不閑人孟觀賈后之黨相與滅楊氏廢太后者未幾華薦覲討齊万年

謂其有文武才則是相与造膝矣華於賈后未嘗失歡又与孟觀造膝孫秀金仇怨然方深交賈郭此華所以有優游卒歲之計而無所俱欵

滿耳羊車若不知聾人何恠履危機中台星拆渾閑

事哭殺旄頭彗紫微

裴頠

惠帝君臣一樣愚九龍翁仲淚如珠眼前喪亂渾如

罔崇有何當却破無當時乱形亡理可謂有矣裴頠

視不見太山静聽不聞雷震何哉衣服在躬而不

知其名為罔夫見富貴而不見死亡是所謂罔者

山濤

也其能免乎

君王祖述竹林風竹葉紛紛插滿宮禍亂古今惟晉
酷是非憂樂一山公東晉二武沉溺酒色蓋聞竹
林之風而效之者晉朝公知惟
山濤頰念天下事若釋吳以爲外悞與州郡武備
不宜去後庭游宴三楊用事數有規諷是也然此
事皆竹林之所遺落者樂於竹
林而憂於國則裴頠之論是矣

江統

卞莊已睨關於菟羗論方規逐五胡莫把亂華罪夷
狄鮮卑臣節過猗盧江統所言侍御史郭欽言於武
帝之世矣不能行時劉淵在并
州已強齊万年魚破而匈奴和度元與馬胡北地
馬蘭羌盧水胡反叛洛陽氏楊茂披據仇池當時
行統言則一呼而起矣老莊奔淫之俗已成賈廢
人之煽已熾諸王之相噬已有形就如統策不逐
諸戎晉室能不亂哉以慕容廆招拓拔氏段氏
之夷狄之人皆吾人也符氏姚氏劉州慕容垂有

以服其心皆吾之蕭曹韓彭也存道則守在四夷
不道則一卒足以亡秦何必五胡能扛晉鼎哉

周處

白額長蛇已就戮不知賈郭更難堪東吳陸喜鄉先
輩五等還應有第三周處以御史中丞處惠帝元康
間號為彈刻不避然當時上下
之惡大於司馬昭者多矣今可見者獨掌彈昭至
於賈郭之徒初未聞也六陌之死羨矣未若正色
揚庭解之歷井幹之為快也陸
喜評薛榮事見武帝太康三年

張翰

晉家事勢若崩河忘却吳松好月波莫把李膺誇二
陸思鱸羨鶴不曾多元康之末永嘉之亂
之禍者非一人一家矣晉祿無可食之道司馬問
又非可與共濟之人崔榮張翰遲留不去欲何向

乎禍迫而後拂衣矣於陸机則可方之常忠董莽為已晚矣

陸機二首

千里萼羨七里尸兩般滋味豈難知建春不幸成繻

葛割盡流蘇定此時京河間王顯成都王穎率兵同伐

方逆矣然以机之心與其所以治軍取敗乃事瓦

苟不敗建春門則机亦張方尔立身一敗乃事瓦

裂机之謂欽張方逼帝迁長安軍人掠

後官割流蘇帳為馬棧事見宋興元年

須信雕蟲不用工至今天地不相容君看奕葉東吳

陸轉作詞章便覆宗文如宋王李斯司馬相如揚

岳陸机陸雲謝靈運范曄孔熙先王勃宋之問駱賓王李嶠張說李賀杜牧柳宗元劉禹錫元稹舒元輿南唐馮希魯兄弟与近世蘇氏之徒皆輕儇

元輿南唐馮希魯兄弟与近世蘇氏之徒皆輕儇

殘薄浮華誕妄且復矜其功慧傲睨人物荒淫不

道往往為之禍亂死亡不知悟也冰身之禍休輕敗俗之罪尤大故程氏之門以高才能文章為人

顧榮

石勒王彌尚未昌東南先有顧丹陽顧榮持易淳千

首未必江東只許長在榮爵七乱世不能肥遯歆假

石勒之才榮必委身与終始否則侯敏敗中国乱

而自為敏耳迨敏日削朝廷未乱始与甘卓共

敏以免禍使懷帝猶有政刑崔榮周玘卓其殆

朝而復得伸於江東不華西臺餘習崔榮得免於西

而江東之不競亦自王導初政始矣

劉弘

三綱正自誅辛冉二盜清由識士行江左百年半天

下魯知開關是新城張昌亂荆陳敏盜揚非劉弘信

上心拔陶侃以催賊勢則荆揚莽為盜區琅邪王何自入張昌之平皆侃之功崔榮周玘斬陳敏亦簡之在荆州則當時之逼也使皆如王澄山

王導四首

不聽君王到壽春肯容麴允起咸秦茂弘周顛渾無

晉何但琅琊不是親王導知琅邪有自立之志遂棄

救然琅琊王於宗廟社稷無可繼之理於懷惠君臣之分不可逃也懷帝帖危不救已為逆矣揚州

帝求濟師時劉石強猶介於劉琨荷盧氏之

帝求濟師時劉石強猶介於劉琨荷盧氏之

帝求濟師時劉石強猶介於劉琨荷盧氏之

帝求濟師時劉石強猶介於劉琨荷盧氏之

帝求濟師時劉石強猶介於劉琨荷盧氏之

帝求濟師時劉石強猶介於劉琨荷盧氏之

帝求濟師時劉石強猶介於劉琨荷盧氏之

帝求濟師時劉石強猶介於劉琨荷盧氏之

帝求濟師時劉石強猶介於劉琨荷盧氏之

帝求濟師時劉石強猶介於劉琨荷盧氏之

帝求濟師時劉石強猶介於劉琨荷盧氏之

醉中送首悲劉胤食裏迷唇弔馬流江左當年何所

特鄴中白鴈合封侯茂弘自過江執政三十年支吾

之言不棄愛之羊蓋失卒貪於使周逖使蘇峻披擣急

徒不棄愛之羊蓋失卒貪於使周逖使蘇峻披擣急

徒不棄愛之羊蓋失卒貪於使周逖使蘇峻披擣急

徒不棄愛之羊蓋失卒貪於使周逖使蘇峻披擣急

徒不棄愛之羊蓋失卒貪於使周逖使蘇峻披擣急

徒不棄愛之羊蓋失卒貪於使周逖使蘇峻披擣急

徒不棄愛之羊蓋失卒貪於使周逖使蘇峻披擣急

徒不棄愛之羊蓋失卒貪於使周逖使蘇峻披擣急

當時藩籬之任如耽者多矣臨終卒何克似可人
然晉方艱難以充為可任社稷亦過實之言使石
虎不自貫盈歎無白馬之變席卷而南豈何克更
冰所不能辨自負江東佐命安受成帝師傳之禮遂
與桓景造膝在王導固非蒞私然於宰相之職為
書省事史稱其正色立朝強力有器司以杜櫻為
已任一以功名自効不私親舊又言其昵比康雜
信任非人崇脩佛黨供不給沙門以百數縻費巨億
然則其少悔吝者在位不久耳司馬流事在成帝
咸和三年劉胤事在四年
年白馬事在咸康八年

萬里涼州道李雄幾重遼海到江東天臺更棄金陵

去端有何顏見北風江東名義不正因顏棄不去自

張氏慕容氏不知江東肺腸事梯山航海萬里致
恭良以受西朝爵命有不健忘者豈江東之德足
以致之哉裴山欵張淳到建康時茂弘以晉室上
公受其謂得無內愧於心乎蘇峻之亂宮闕灰燼

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豪傑謀都會稽而茂弘不
從者蓋惡之心存存故也遷豫章則示無能為入
三吳則去北方愈遠而太忘中原
矣此茂弘深意不以告人者也

漢上胡塵撲面飛對人舉扇障元規九京羞見青衣

帝猶及劉翔未到時茂弘緩死一年必為慕容使者

其口少或遲回取訊蒙請當與何
克冰瘦無異劉翔事在咸康五年

謝安十首

地陷天傾不廢碁謝安阮籍好同時江東殘局危亡

勢似太元初尚可為魏晉風俗以樗蒲奕碁寓遺落

也孝武亦中主天下事尚可為惟安石負盛名而
以宴游導君此中原所以絕望晉室所以遂衰而
不復起也清談之俗至謝安遂淪胥以亡諫史不可不
至謝安遂絕晉室謝安遂淪胥以亡諫史不可不

也知

軍中如意揮諸將依約東山嘯詠兄不遣君王湛酒

色市朝猶足肆王甥謝萬身為元戎笑詠自高忽茂

國室構亂朝廷蓋乘幸武與琅邪王道子嗜酒狎

邪而入使安石能清其君心去其左右諛譖國室

既構亂尸之市朝可也亂朝敗國卒成大禍迹其剛

遊談之俗付之悠七臨安猿鶴共清吟猶作投梭叩齒音商鞅禹文無辨

別冶城數語是何心安石東山即幼輿之丘壑居喪

之工諱王羲之之言以商鞅拒之鞅誠无益矣夏

禹文王亦為滯於事物而不達乎波濤邪道之言

也生於其心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

安石相業所以終愧於古人欤

符氏無良妄自尊鮮卑羌豎正鯨吞到頭棊酒消磨

晉莫道桓冲果失言淮肥之事古今共備所幾之士

事少年可也謝玄破秦之後展轉衰謝而以為弘

毅任重之才亦未然使符堅不以驕矜多欲失慕

容垂姚萇之心付兵二人分道而來持重而進桓

冲之憂豈為過哉用兵者恃我無可敗之道不計

夫敵之堅脆今以游声妓之宰相溺浮屠酒色之

君与氏羌鮮卑群雄為敵國桓冲之憂豈為過哉

安石深源不共朝共嫌俎豆不逍遥無邊赤子皆延

頸掩口胡盧獨李遼穆帝永和八年殷浩以北伐兵

元十七年李遼上表請脩兗

州孔子庙仍立庠序不省

封胡羯末皎琳琅歲久渾無憶洛陽江左家居照江

水謝安元為宋齊梁安石敬作新宮王彪之固執不

從猶有志存與復之士

彪之死

遂作之則見其遂安於江左而無復中原之念苟
於其身而不為後來之慮矣孝武信重浮屠立精
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安石執政之八年也其
後旁奢極費婢媪僧尼交通請謁賄賂公行官爵
濫雜刑獄繆亂
無所不至矣

何國嚴刑禁老莊有人拔劍斬常即氏羌本自無天
運為有人心得暫狂犯者棄市後秦古成誅斬常高

事見前嵇
康註中

洵惟此豈所謂不如諸夏之无也兩晉以談老莊
而亡國胡秦欲禁老莊於不行豈所謂天下无道
夷狄

宣元杜繆等沉淪不了昌明道子身奪得柏符二賊
手付與趙牙張貴人趙牙事見太元二十一年張貴
人殺孝武事見二十一年

謂賢一一是琅球一入清談即鬼幽何但簡文如惠

帝治城安石亦斯流清談之人雖有高下裁作此樣
聲氣面目便是管輅所謂鬼幽

鬼噪鬼者去陽入陰渾無生氣生而已為死人心
也幽者晦昧黑暗不可復明之謂躁者利欲之心
實急於中外似靜而中實急也二者大体皆似去
陽入陰故皆曰鬼也竹林七賢何晏夏侯玄王衍
殷若王濛謝萬簡文帝悉是此樣人謝安亦
不免焉治城數語与君喪不廢絲竹是也

車八甫登朝日月昏爭知安石亦深源當時赤子何無
綠直自高曾誤到孫王衍殷浩誤蒼生
安石亦不免焉

劉琨 二首

竹林遺類入荆楊賈郭餘塵在晉陽聽得平陽消息
否忍聽徐潤調笙簧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托御者
大義先声足以得人而奢豪声

色寇用非人足以失人也國破君亡崎嶇劉石之間如握蛇捕虎平陽在望懷帝幽辱而不忘望塵時習氣與伶人同處一殺今狐威衰轉遂失并州以亡其身以及其親曾是以為忠乎殺令狐盛事在末嘉六年

劉琨忠孝君親念急切不似令狐泥亡身自是綠
色須把初心看匹礪琨以敗亡之餘依段匹礪不忘居上其子群無故行險以禍其父匹礪金殺琨而猶依上晉室終持晉節以死於石勒然則匹礪於無愧矣

祖逖

馬牛風自不相謀異體安知蝮螫頭北伐不令持寸
鐵楫聲空震大江流琅琊王不可事王導不可與

之功業不就心違身死不擇所事故也

陶侃

蘇峻鯨奔正可憂翻令王室備荊州五陵松柏無遺
種謾為桓溫拾竹頭陶士行以不與明帝崔命孩視獨不好犯上作亂耳峻約之反不忌士行正以其怨朝廷與已同庚亮使溫嶠無過雷地一行正以其怨也士行死此心而迹則似矣卞壺戰死峻兵犯闕乘輿蒙塵臺省灰燼庾太后以憂殂士行疾視不救蓋歎坐現更亮王導之敗以為戮耳徐起而收之也然非為人臣之道矣為士行者王敦臨死蘇峻未反之前厲兵秣馬責王庾以復仇之舉幸從之則以士行之威聲北伐之勢當易於祖逖蘇峻目於世而效驅馳之道無愧庾亮或加疑忌願陷則罪而討之亦未為過奈何委質為臣坐視宰相之

蘇峻

蘇峻

蘇峻

罪以及其君乎温嶠不加委曲荆州兵不下蘇峻
究其兇虐成帝必遭其辱士行此際欲何為乎居
用武之地有數十萬之衆無一語與朝廷及北
伐豸迹於張昌陳敏而卒功於杜預蘇峻郭默白
頭遲慕僅以迫近使桓宣收襄陽士行之功烈亦
卑矣或曰士行為王敦所擯居南海十三年歸而
衰矣石勒已大江東宴安已成故
從而順之耳然非為人臣之道也

殷浩

王濛謝尚不堪論庾翼桓温亦浪言兩晉士風真可

咲盡將管葛許深源王衍殷浩如孤如鼠而王戎謂

時人皆以管葛許深源非今人可比王濛謝尚與當
太平徐議其任桓温素輕浩復言其足以儀刑百
辟皆不知浩者也清談之俗入人骨髓方其嘯傲
偃蹇衆共高之更加隱退遂以諸葛亮目之以其
進退當作治乱存亡群詖既集遂成天人一旦用
而敗事技窮情見不自悔咎前日相與推揚尊敬

之徒亦未聞其慚色
此晉人膏肓之疾也

顧和

喚起鯨鯢滿北州過江仍復漏吞舟一時共愛恢恢

網不悟三綱爛不收和以漏網吞舟勸王導所謂
以水濟水非盪梅之義也

王羲之

不緣廊廟盡談空安得狐狸嘯晉宮王氏可人惟逸

少更容謝萬作三公王昱桓温及與謝安登治城
王昱桓温及與謝安登治城

數語在王謝中賢矣然与温牋謂万不可為將帥
而猶謂其才器經通可主廊廟政与桓温論殷浩
同是依以王衍
為非誤國也

徐邈

東第山成亂亦成長星映酒甚分明分勞太保惟徐
 邈誰道能言獨許營謝安政君之業獨有薦徐邈為中書舍人少補拾之益然武帝之過多矣皆古訓所謂未或不亡者邈未嘗有言徒開脩雍職辟使可示外而已道子被盡邈亦不以為憂但勸孝武篤兄弟之義立佛舍於內殿僅有左丞王雅能言姘姻僧尼亂政惟將軍許營一疏道子之稔惡以為言者博平令聞人爽一人耳社稷之憂范甯之外一无所聞也太元二十年七月長星見

慕容恪 四首

霜電風沙雜亂飛段龕城下見春歸時來但處周公
 位歷舉華人百世希當時人才南有謝安北有慕容恪西有王猛較其分數玄恭其賢矣安石善如鞞轄之際富貴之心薄而家世清虛無能遠歎王景畧干將吳鈞薄於德矣玄恭少

儂而心正獨不能力主李續終殺沈勁為可恨爾其討段龕城下數語天地鬼神實聞之事見末和年十二

五族交飛日月昏就中造化尚堪論景雲峯起龍城
 裏猶為遺黎憶太原五胡鮮卑為長匈奴氏羌羯胡滅而復起者惟慕容垂復與於故土至慕容宝盛超虽奔敗微弱慕容熙以不道猶十餘年而後亡慕容恪之餘澤也
 一聽芭蕉葉上寒鼻頭倍益舊時酸河清末遇三千
 歲水手猶輕十八灘

洵惟此是比体創業艱難之狀俱見於此
 傳說濟川空道在彦方敗鬻嘆時難年來惟有樽空
 慮一任滔滔漑倒瀾

慕容垂

國亡家破此心全氏與鮮卑兩付天王猛開心似諸

葛風雲無望白頭年慕容垂善處其多髻齒用兵功名蓋於五胡而不驕其國家宗

族慕容儁慕容評可足渾后妬害交集魯不以為怨怒符堅滅其國王猛殺其子終以禮遇之厚不忍忘之白首暮年風雲有便事事逢晉而不欲速有曹操孫策之才而不忘劉玄德之信義使王猛推誠以待之將感激知遇終老於秦無復飛騰之想矣

符堅

甲申乙酉是明朝趣死驕氏氣欲飄一寸菰蒲長一
丈無人知是宋人苗符堅亡於驕於欲速亦王猛之不知道無以養其志氣故也

王猛二首

魚水歡濃更月氏便呵氏族使耕炊浮雲蔽日何難

見獨有操琴趙整知猛得符堅之鬼使堅殺樊世亦大橫矣未死前符堅已與慕容

垂夫人同輩堅之敗不係於王猛之生死也

一奮冲天跨六州生前天已怒旄頭開何有意慕容王

猛肯使魚羊食不留孝武康寧元年四月彗星及冬不滅明年秋王猛卒

符登

南安怒氣塞長安羌運如氏淚暗潛捨却存亡論理

義江東不似馬毛山符登堅疎屬以狄道長為衆所推刻刃奮殛正名仗義以討姚

養秦州之戰几梟賊首安定之敗怒氣不衰其所感慨足以使堡主徐嵩效節於前其妻毛氏守義於後雖以氏運不競終致敗亡然其英風義氣使江東清談諸人聞之亦足以寒其膽矣事在太元

年十九

何無忌

懷恩馬柳志何卑挾恨東堂德愈衰猶有豫章蘇武節不慙京口協謀時

劉裕 四首

雲雨蛟龍無世無睡中徃徃失明珠比干七竅天何惜不付曹瞞與寄奴

何事佛狸能度淮中原千尺髑髏臺無巢燕子寧依樹不入烏衣巷裏來

劉裕坐失中原之會徒以其心不正爾佛狸南下元嘉政衰蓋起於義真狼狽之日身弒二帝滅諸王而其子孫無一人得免亦有善惡之報亦可畏耳

長安何但遺黎舞翁仲銅駝亦笑開他日佛狸南下路青泥千尺髑髏臺

殺人廣固哭如雷肯任長安住不回想是齊秦人共語不知胡羯自南來

劉道規

荊州一席不肯取晉鼎百年寧忍核不死盧循函首日忍看張偉授罍時

陶潛

謝瞻屋裏立籬墻似水弘微糞也掌康樂始興門戶盡聿脩祖德獨柴桑

宋篡晉上謝子孫皆有事之

淵明為陶士行有孫耳

三百卒

梁武帝 二首

浮山未破水先腥
浩浩蠅蚊晝夜聲
東海不知蒲塞味
誰人十萬作犧牲

戒捨工夫老未貧
百雙鷄子送殘年
一生般若成何事
贏得江頭載荻船

高歡

段韶谷剎千金鑄
彭樂丁公七寶裝
虎子得來成底事
何如抱犢卧雲崗

以漢高帝彭城景陽鴻門係權

侯景

曹操桓温不自持
跛侯面上雨淋漓
姦人何事乾坤裏
一日雷霆十二時

唐太宗

文皇仁義播敷天
李氏無倫三百年
末路荒唐如煬帝
蜀江更起度遼船

魏徵

唐太宗進銳退速絕及五伯一

知正心養氣故也

其大畧矣

東宮無德倚儀刑又似當年傳建成可笑鄭公如百

舌春前夏後兩般聲魏徵始以太子太師傳承乾建成承乾

其德一也徵於建成僅有勸除秦王及封竇建德

樹功二事於承乾則遜乎无聞豈其智在王吉奕

遂李綱于志寧之下乎

周公制禮鳳凰鳴渠肯抽戈指建成李勣牛山猶兩

露玄齡夜氣失澄清房玄齡首勸世民殺建成元吉唯李靖李世勣不与

五王 三首

宮中雙陸可長吁取日忠臣若釜魚莫道斷蛇無决

裂天戈失却老蟾蜍

太宗杜櫻是誰亡獨向迎仙斬二張景運門前方議

事殺身不必咎扶陽二張已誅漢陽王勒兵景陽門

彦範不從亦会日暮倉卒遂止然則率事之前但

謀誅二張未嘗及諸武也其暗於事理率動匆

唐室存亡有化機亳州刺史獨依依陽烏本是蟾蜍

魄空喚群龍為夾飛

盧懷慎

菜耳杯盤冷似冰開元天下煖如春唐人不識調羹

手把作姚崇伴食人懷慎清德絕世二子與奕庶夙

慎此其所以為開元也

盧奕

清門死節照當時面血猶能赤義旗常山睢陽信奇

偉英風生自洛留司朋友為五典之一以切差之益

死節可見睢陽三十人之死毅於張巡微張巡則

皆逃亡臣虜矣然張巡之節實毅於顏杲卿杲卿

兄弟則聞東都之風而與起者現顏平原與盧杞

言事可見也慷慨非難倡始者為難故當時死節

當以盧奕為首留守李愬非義士也買田滿屯門

伊闕時人以地癖目之感激於奕亦能致死如近

日潭州數十人之死成於李齊謝枋得之死亦成

於文丞相此則孝效之漸磨麗澤之滋益古人所

以重之也

竇氏二女

冰霜不肯受塵埃携手同糜百丈崖熊掌嚼來似鴉

問君何事苦闕懷

元紫芝

天寶膏肓在羽衣寂寥于為詎能醫當時宇宙皆聲

色不夢陽臺一紫芝元紫芝在開元天寶間終身不

今時正諸陽

炎炎之日也

顏杲卿

驪宮歌笑入青雲曾識常山有戰塵忠骨已漸餘髮

在因人得見夢巾身顏杲卿死後有張奏者得其髮

見夢寤而祭之持示杲卿妻疑之髮若動云

憲宗

八石堂卷

四

六

韓愈南投瘴海波元和天子老中訛檀檐金城猶堪
笑頽作重來赴火蛾憲宗元和十三年為中人王守澄以諫貶十五年為中人王守澄所裁人謂佛骨之不祥也懿宗咸通十四年再迎佛骨百倍元和之侈或以憲宗之事為言者曰使朕得生見佛骨死亦无恨四月佛骨至京師七月殂

韓愈

楊墨蛇龍本一區大顛便是惡溪魚退之也是無操
守一貶便陳封禪書

柳家婢

過了秦灰漢又唐衣冠誰不是牙郎河東柳氏何師
法奴婢猶知蹈大方柳氏婢入武人家主人自買網婢曰我在柳家未常見此自撰

綱牙郎不
留而出

蘇東坡

方朔優梅豈舜徒南來謾喜落蒼梧天津醉裏乾坤
眼只見雙程不見蘇康節云今天下聰明過人惟程伯淳正叔其次則其曾中之所

予奪可
見矣

王荆公 二首

鴛鴻陣陣落南溟長樂鐘中黑背行逐客不愁人鮓
甕荷花落日第含情

兩鳥相酬聲沸天治平重看一啼鶻鴛鴦鷗鷺無棲
處緘口于今三百年洵惟此默寓論新法逐去許多賢人

司馬溫公 三首

矩步規行範古今山樵野牧共謳吟荷衣蘭佩通身
是却看離騷不入心

洵惟此未句言
不取屈原之忠

千載爭剗漢賊腸及觀通鑑似文王兩間正氣都輸
予猶惜坤中一點黃

洵惟坤臣道也一點黃指心言
取曹瞞之正氣而不取其心也

步趨坐立若山河盛德華夷共詠歌論議頗偏真可
恠阿瞞高帝或蕭何

朱文公

九野寒威閉六陰一川風月伴瑤琴以樓岩下八如

玉說與漁郎子細尋道武夷耀歌進道階級也一首言

間然不可無人發明一曲謂孟子死傳道喪二曲
孝道由遠色入三曲擢脫貧賤富貴死生壽夭之

累而後可與適道四曲自得七曲上達而不離於下
在後五曲深遠六曲自非常人所能去知然力行所至

無不可為之理也九曲非常人所去知然力行所至
精微之蘊初不離於日用之常无它道也若它道

則為異端遠天遠人而不可行矣三煙字首尾相
應一曲謂道未常不在天也問但人為氣稟物欲

所累秦漢以來又為邪說異端所蔽不得其門而
入五曲猶在明暗之間八曲開豁先除而趨於至

域矣又曰九曲全是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中間有
許多階級亦見其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又

曰万壑千岩是言多少好處在裏面又曰看見王
女峯棄而不顧便是非禮勿視只入前峯便是志

於道直要透到上一層若被王女峯綴住了向上

去不得又曰六曲見
万物各得其所處

洵惟首句是九曲水三字水寒氣陰象地六所成
第二句言進道工夫第三句是聖人地位末句要
人休之也總是武
夷擢歌進道階級

先生詠史之作題曰詩斷信乎推心窮迹昭
道比義繩以春秋之法歸諸天理之公其詞
嚴其論正其指深其意遠視古今諸家詠史
大有間矣謂詩之斷不其然乎惜唐宋諸詠
亦甚畧矣寧免遺珠之嘆姑詮集末以俟後
之君子取足焉讀者幸共考諸閱文振謹誌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一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二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拾遺

先生遺稿漫漶特甚文詩稍完及闕而少者俱
入編矣其闕甚不可讀者欲棄之則零金碎玉
皆至寶也竊所不忍則取其成段者雜列于後
以俟知言者擇之以見有道者之遺一言不可
忽也故編拾遺閱文振謹誌

太公八十遇文王不知遇後又幾年文王始登天武
王立又十三年始伐紂以太公為大將太公其時當

百歲矣武王有天下後又六年始登天太公又相成
王與周召同列其壽當百二十餘歲

召公相武王成王康王歷三代成王初年已求退不
得當亦百歲

穆王不知幾歲即位百年而作呂刑又不知幾年始
登天當百二三十歲

衛武公年九十五始作詩以自箴警後又不知在位
幾年

周自后稷佐唐虞盡心稼穡公劉繼之視民如子傳
十五六世而福德聖賢會于一家太王仲雍王季大

賢也泰伯文王武王周公大聖也四世之中三賢四
聖一一康寧壽考復開八九百年大業此雖元氣之
會而其一家之際值亦甚奇矣

聖人以位為贊天地之大寶後世乃以位為奉一人
之大寶故其未得也則不顧其德之不足而役知力
決性命以爭之幸而得之則認為已有而窮奢極欲
以享之其為長思遠慮者不過欲其子孫得之甚者
身得而身失之由秦漢以來天地民物之被其害者
多矣孔子於易係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斯言也其亦有所感也夫

自古及今人事得失氣化盛衰相尋於無窮其間大
弊極壞者屢矣而宇宙間人物卒不至於消盡者大
德曰生故也然豈若唐虞三代之際裁成輔相之有
人而於網緼之化醇構精之化生無毫髮之損者哉
是故天地雖有以為天地而必不可無聖人聖人
者得天地曰生之德以為心而與天地合其德者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
物而不遺其有功於天地乃如此天地而可以無聖
人哉

漢末群雄曹操孫策袁紹公孫瓚宗室劉虞劉表劉

焉各得一州或數州之地復有歲月可以展布劉虞
才不及其德艱危之際不足倚賴惟玄德最賢而為
呂布曹操所苦前後兩得徐州不得一日之安而終
失之及其崎嶇益州猶足以龍驤虎視而髮已蕭蕭
矣諸葛亮垂得關中而失之馬謖復出祁山而困於
霖雨屯田渭南魏人閉營自守其君臣之氣皆已奪
矣柰何半年而天遽奪之使司馬懿僥倖盜魏此蓋
為漢祚所累故其不幸有若此也關羽之龍驤荊州
也魯肅吳人也而愛羽才屢勸孫權使與相睦共治
曹操不幸肅死而呂蒙陸遜以羽為仇此羽之不幸

也
晉武帝賢主也溺於竹林之風以酒色亡其國齊王
攸賢嗣也不幸而夫以成賈郭諸王之禍淮南王允
諸軍畏服討逆倫垂克矣邂逅而為伏胤所殺長沙
王又恭順有禮力戰以却河間成都之兵東海王越
乃無故而害之使齊淮南長沙三王不死晉未必有
永嘉之禍然司馬懿父子之毒不可幸而免也渡江
國為牛而七廟猶為馬祖逖虎視河南外足以平河
朔內足以禁王敦天一朝而殞之元帝死於王敦至
明帝而敦自斃敦斃而明帝之英足為宗廟主矣天

與之二三十年宗社安矣柰何明帝甫平王敦不二
年而不享國成帝幼冲嗣位亦賢主也始能親政而
殂此晉之所以不競也

秦有道則扶蘇不死晉有福則無夕陽亭之事唐太
宗之不仁也其子孫歷武氏祿山朱泚韓建朱溫之
手剪戮殆盡載之青史與石勒一日滅晉八十四王
無異讀史至此股慄心寒不忍正視其文也

唐太宗父子見成湯武不會做却自討得無君篡竊
之名與五王不知權變以亡身皆坐不學之故也
王介甫少壯時動輒可稱老成先輩交口譽揚以其

出不出為天下幸不幸觀其所蓄蓋誠有堯舜君民之心其素行亦多可取一旦得君險僻百出流禍至今二百年未已此其故何也天下有不善之善其初如麟鳳其末如虎狼不可以輕信也君子之行不必見之民物即其燕居私室而知之觀人之道不必窮幽微睹其流足以得其源驗其花葉足以知其本根安有得道知理之人其心毀髮膚棄妻子及其父母巢居草衣偏袒瞑坐與鳥獸同群如此而謂之有道哉

德得也生而得於天行而得於心與我同形一體並

生天地之中者皆同其得而無有彼此人已之分也此性之全體也

或曰生知安行不思不勉之聖人亦有磨治之功何也曰聖人者有心之天地也既有心則其用力於幽潛之中者豈得而無特人不見其迹耳即晦翁夫子志學章註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之意知體立而後用行又知用行而後體立斯可與論實德矣德之體用唯其周而已不周則不足於行行而不足則其體未有所定而疑於物不惟不足為實之至而亦未可以為實矣

文公四書大意精義發明抉剔似無餘蘊今細詳之則其引而不發留待後人者尚多只如中庸十三章子思之意向先二節總言其實後二節申明流通無間之義蓋承上費隱意欲為發明演繹先以此章起頭立脚雖章次在十三而其深意則方開端發軔首章一篇體要三章至十一章發明首章之義第十二章則以費隱二字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自十三章至二十章凡八章則又以明十二章之義而十三章則其首也八章大意會合在一箇誠而十三章實八章之領何者中庸一篇明人道也雖極於無聲無

臭不過人道之至而已人位天地之中君臣父子日用飲食萬事一理萬人一心萬古一日也

不與所求者不昧之本然勿施與責已者自盡之要學已與人皆人也能如是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合并流通無間隔之處矣庸德者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常行庸言者不願與所求之常語此道不遠人之實也蓋是非善惡人心不昧常在胸中常在口頭而在已者常為氣質所拘物欲所蔽而不能踐其實故常明於人而暗於已但能以所不願者不施於人所求於人者自責於已則庸德常行不足者不敢不

勉而行常顧言矣庸言常謹有餘者不敢盡而言常
顧行矣行之難進者勉而進之言之易放者謹而約
之寡者益之而多者衰之則得中正之理而天命之
實體在我是所謂慥慥也蓋不願與所求即性即道
而忠恕者其本明不息可以推擴洗磨而出其全體
者也

文公言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
如饒氏之說則性有上下之不同衆人之性但能養
而止而文公所謂卑近者止是能養所謂高遠者是
指敬與養志等事也殊不知所謂卑近者正是堯舜

之孝弟所謂高遠者是指非日用之所切者而言也
聖人動靜如天地細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二句可
見此惟孔顏承當得不惟游夏由求諸子所未能到
雖伊尹伯夷柳下惠亦恐未能盡到十分此事無難
實非小小意必固我四者着毫髮於其間便當此二
句不得

君子之學本立而後其道生義精而後其用利所以
行藏之本領未深厚豈能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氣
象苟能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則其行藏之本領深厚
可知夫子之道顏淵之學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惟其

本領深厚而已聖人之言豈能空說故文公常云此八字極要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顏回先有事業在已若用之則見將出來舍之則藏了又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漆雕開閔子騫諸人用之未必能行舍之未必能藏矣
舜典記舜之德云溫恭允塞臯陶謨論九德其一曰剛而塞是欲其實也周子通書云五常有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是不欲其實也先儒論敬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欲其虛也中庸曰不誠無物是不欲其虛也易之泰陽實陰虛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實為誠

信虛為偽妄實為克足虛為欠缺故泰之六四云翩翩不富以其鄰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謂上三陰同類皆虛妄之小人也此惡虛也至中孚得以四剛居外二陰居中為中虛之象惟虛故誠惟誠故孚故為中孚是又貴虛也咸卦山澤通氣為以虛受人之象此貴虛也○易義無窮為事物之用又為一身之用治心克己之學亦所謂噬嗑而亨者也泰內剛外柔為內克實而外謙柔故其義為通誠則通也否內柔外剛為內空虛而外窒塞故其義為閉塞不誠故塞也是泰之虛實皆善而否之虛實皆惡也不惟是

也中孚一卦而虛之象皆備以全体觀而中虛虛故
孚也以內外二體觀而中實實亦孚也全體中虛故
為信及豚魚二體中實故為鶴鳴子和中虛中實皆
孚也是中孚之虛實皆善也虛善則不虛為惡是不
欲其實也實善則不實為惡是不欲其虛也
平時舉動無合禮及見君子則悚然動容而其言之
發遂有篤實之論其善端之故在為可見矣彼善人
者能加之以學即可入聖人之室此論篤者能即其
嚴敬之端而充之亦足以為君子矣性之無在無不
在若是此所謂生道所謂天地之心萬古一日者也

附錄

石堂先生傳

後學閔文振

先生諱普字尚德別號懼齋閔寧德石塘人所居有
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初淳熙間晦庵過石塘異
其風土語人曰後數十年此中出儒者當讀天下書
十八九理宗淳祐甲辰寔生先生有鷓鴣百數繞屋
之祥丰神秀異性資英特稍長入鄉塾有大人志聞
恂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游韓之學出
慶源輔氏輔氏朱門高弟也淵源所自屹為嫡派故
其學甚正在韓門嘗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奏

九韶令人不知肉味故其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仕惟真知實踐求無愧古之聖賢蓋其的趨孔孟上嘉唐虞秦漢而下漠如也宋鼎既移決意卷藏朝廷三使辟為本省教授不起開門授徒巋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歲數百人館里之仁峯僧舍至不能容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留講齋峯首議聖賢宜撤肖像祀用木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不革斯文之運未敢望其升也丞相劉文簡公脩考亭屬為記復命修黃楊二家喪祭禮因并晦庵所纂為三十卷傳於時尋講饒

廣在德興初庵書院者尤久嘗與游翁山范天碧謝子祥極論太極之旨有曰太極無極只是一箇有物必有則有形必有性則各有所至各有所極物則形性未嘗相離乃道理之全體無時不在者也又曰物皆理之所為物固小而理自大物自沉而理自浮物自後而理自先太極不可以形氣言蓋雖無而實有也又曰未辨太極面目而遽斥無極之非未詳於易而遽目易為註我此所謂傲忽者也又曰易有太極易有云者以心之所見示人也浮梁吳昌溪易有物則四字足以據其樞而窮其涯矣晚在莆中十有八

年造就益衆出其門以正學顯者踵相接如韓古遺
信同楊琬余載黃裳輩並為時所宗其為教諄諄人
倫急力行而後文藝讀書務求大要嘗曰性命道德
五常誠敬等字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
五嶽四瀆之在地舍此不求更學何事著字義一卷
授門人凡百五十三字識者目為百五十三顆驪珠
風胡非乏巨眼然是珠也將照千里奚特十二乘顧
當着之掌中耳先生少壯銳然有經世之志謂三代
之治莫善於井田作書數千言欲上於朝屬不仕而
止世以其書為可行所著有田書句解鈔鍵學庸首

孟子纂圖周易解尚書補微四書六經講義渾天
儀論天象賦詠史詩斷凡數百卷元延祐乙卯卒于
家年七十二今祀鄉先生祠嘉靖乙未知縣葉稠別
建祠置田於里中

蘭莊子曰許文正可稱聞道而虛名所累卒弗自
安於其心吳臨川名爵非藐而遺論弗追嗚呼君
子於石堂是以與其未矣其沒也在元延祐予
茲傳遺集署曰宋得非晉處士法耶矧其遺言粹
如允為道載昭徃啓來厥功茂焉晦庵風土之異
厥微豈微旅茲永懷竊有崇於尚論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二十二終

重刻石堂陳先生文集後叙

邑後學需役子崔世召撰
蓋余邑自宋曾尤彬彬多文學之
士維時後先鵲起為世儒宗顯者
無慮十數家而石堂陳先生實為
吾寧矯矢先生蓋考亭正派語在
傳中

明興以經術取士，士非朱氏學不傳。而先生遺言以故多採入大全註疏。有目者共睹之矣。不佞束髮粗誦先王弔古豪杰獨雅嗜先生書。間輒焚香披讀，風嗽七四起，庶幾眉宇見之。然竊有感於斯道興替之故也。作而嘆曰：道術之裂所從

來久矣。景响者汨流而不返，標詭者入郢而面真山。於是枝指駢拇，至不可數。然千百年来不朽者，獨心神耳。孰使秦火不煨，晉佛無壞。竹書壁簡至今揭日月而行者，非心耶。孰使漆園吏列夫人鬼谷尸。彼淮南孽公子之流，不獲與玄聖

素王方駟而駕者非心耶。儒者以
心盛道而斯文載而行之則不朽
之業也。今先生之書具在上迨六
經下及星官曆筭之事靡所不備
至於井田之疏斷史之咏雋永乎
言之也。蓋墻宇重峻吐納自深即
其辭不盡於澤繁絃之嚮要以根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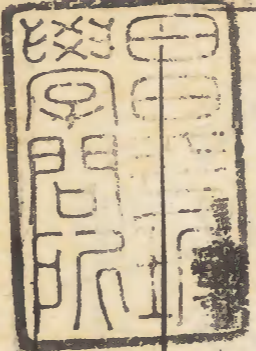
神理。据依原本發大寶之輝光。曉
生民之耳目。辟之天鷄始鳴。曜靈
啓塗。司車南指。萬里分岐。其有功
於來者大矣。今天下都人士童習
師訓。既白弁髦。波將論於繩墨之
外。自開戶牖。竊一二餽釘以為奇。
故誦方術之書。則北面矯首。惟恐

卧而讀宋箋輒不終篇鼻鼾睡矣
嗟夫六經之要領猶茫漢臣之附
會成痼不有灑洛閩數夫子鼓
吹於前先生輩羽翼於後而任操
戈之徒浸淫雍蠹吾道不將冥之
寔宥哉大都世變綿邈心精不磨
孔壁金聲越百餘年而一振古人

載道之言藏之名山必有鬼物護
呵以俟述者先生之書一厄於元
再厄於辛酉之燼而茲復大行斯
道替興運有必至何足恠焉是集
也邑先輩企泉薛君手自校讐註
釋付之殺青集未行而齋志以沒
而其子夢蘭實矢誌之捐貲鬻產

家四壁不顧也。孝可知矣。夫先生之集不朽而重新是集者亦不朽。若薛子者豈惟不墜先志其亦先生之功臣。 昔

萬曆歲在旃蒙大淵獻題



世錄
名章

